

曾
~~139~~
~~26~~

14
139
26



曾4
門 139
卷 26

杜秋傳

唐 杜牧撰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
有寵於長陵穆宗卽位命秋爲皇子傅姆皇子壯封纓
主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者指王爲根王被罪廢削
秋因賜歸故里予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爲之賦詩云荆
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滯
卽山鑄後庭千雙眉秋持玉聲醉與唱金縷衣滯旣白
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瀟岸綠楊垂聯裾見天

士火傳

子盼眇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玉螭。低鬟認新寵。
窈窕復融怡。月上自壁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閑
捻紫簫吹。荷香夾城路。南苑雁初飛。紅粉羽林仗。獨賜
辟邪旗。歸來煮豹胎。饜飲不能飽。咸池昇日慶。銅雀分
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蒸謀得皇子。壯髮綠綫
綫。畫堂授傅姆。天人親捧持。虎睛珠絡祿。金盤犀鎮帷。
長楊射熊羆。武帳弄啞呬。御地竹馬劇。稍出舞雩奇。嶄
嶄整冠珮。侍宴坐瑤池。君子儼圖畫。神秀射朝輝。一尺
桐偶入江充。知自欺。王幽不上削。秋放故鄉歸。觚稜拂

斗極。迴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
吏。吏髮已如絲。却換吳汀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隣改。
茂苑草萋萋。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問誰。寒衣一疋素。夜
借隣人機。我作金陵過。聞之爲歔歔。自古皆一貫。變化
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逐
鴟夷。織富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
儀。光武紀高祖。係生唐。見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
蕭后去揚州。突厥爲闕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
鉤後呼父。鈞翁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囚

逐客令初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簣中屍給喪廕
張葦廟廟冠莪魏珥貂七葉貴何妨戎虜支蘇武却生
返鄧通終死饑主張旣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
天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目
何爲而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
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怡

附王眉山傳曰氏眉山寶奴號也當武宗南征駐
蹕金陵選教者爲樂妓十人備供奉寶奴爲首姿容
瑰麗出衆數得尊巾櫛近至尊班中人爭求餽以

媚上或毀粧以白全左右狼顧慮隨侍無當禍且不
測寶奴云吾儕婢子非敢當御宿但率意曲謹幸無
譴責違恤其他飾固無益毀亦太迂寔命不猶惟局
脊以承恩無希福矣武宗駕旋各有資錫俾無從
惟寶奴還舊籍咸以貴人呼之祠部亦寬其數不以
衆人畜也識者稱眉山眉山云初眉山伺僮負丈夫
氣揮霍自如每出趨奉者載道一日乘汭壁車經水
西劉公廟毳師王悅傳愉皆負絕技邀之廣塗請王
嬈登場眉山下車風度颯然舉趾踟躕衆皆辟易歎

賞以爲天人榮而觀者如堵眉山出金一錠酬二師
去其豪爽類如此自供奉歸後閣閣不出乃歎曰婢
子獲執巾 天子前女得復爲人役遂結道堂長橋
邊長齋誦經爲道人曰不復溷巾幘中矣

潘之恒曰教坊司 佛樂也國制宮綵奉直未聞選
召邪曲中人雖三四樓歌舞喧嗔朝抱樂器暮
或連袂而歸亦惟 上公邸第呼之無僭用輿騎者
至 武宗南巡出 意外並而供奉諸妓能曲謹不
蒙河讓則王寶奴 賈上持之夫里賤之輩以近幸

爲勞若杜秋寶奴何有幸有不幸歟

王廷陳曰杜秋傳自是故之自寓其天涯遲終耳

杜秋傳終

杜秋傳

龍女傳

洞庭山穴

唐 薛瑩撰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漁人茅公，脫偶
 墮洞中，旁行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周迴四五里，下
 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氣闕水，霏如輕霧，晝夜
 明徹，遇守門小蛟，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脫在洞數
 日，饑食青泥，若粳米，旬餘，忽髣髴記得歸路，尋出之，為
 吳郡守具言其事，事聞梁武帝，召問杰，公公曰：此洞穴

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繇一通結桑島東穴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千數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鸞若遣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鄞縣白水郎庾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燒殺鄞縣東海潭之龍百餘頭還爲龍所害汝龍門之仇也可無行乎毗羅伏實乃止於是合浦郡洛黎縣甌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以言家代與陵水羅水龍爲婚遠祖於能化惡龍晉簡文帝以臣祖

和化龍毒今龍化縣卽是臣祖住宅也象郡石龍剛猛難化臣祖化之今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湘川彭蠡銅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尙在否答曰在謹齋至都試取觀之公曰汝此石能制微風召雨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海龍腦香否曰無公曰奈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香可得昔桐栢真人教楊羲許謚茅容乘龍各贈制龍石十斤今亦應在請訪之帝敕命求之於茅山華陽

隱居陶宏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敕玉上以千闔舒
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取宜州空青次
取其精者用海魚膠膠之成二缶火堅之龍腦香尋亦
繼至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乃齋燒鷲五百
枚入洞穴至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
燒鷲百事賂之令其通問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
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陳帝旨洞中有千歲龍能變
化出人人間有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
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載珠還國食

頃之間便至江岸已而子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
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
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蟲珠五
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蛤等珠不如大珠之
貴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曰
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
光之所及無風雨雪雷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九色上
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蟲
豸之毒蟲珠七色而多赤其蟲六足二目曰當其陷處

有凹如鐵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之
上有瑕者爲下蚌珠生於蚌腹與月盈虧蛇珠所致隋
侯噲參卽其事也又問蛇鶴之辯對曰使其自適帝命
杰公詎蛇鶴二珠以斗餘雜珠散於殿前取大黃蛇元
鶴各十數處布珠中間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蛇銜
其珠盤屈宛轉群公視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蟲
等珠光之遠近七九八數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龍宮
得食如花如藥如膏如飴食之香美齋食至京師得人
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門因帝令祕府藏之拜子春爲

奉車都尉二弟爲奉朝請賜布帛各千匹追訪公脫往
不爲龍害所由爲用麻人油和蠟作照魚衣乃身有蠟
氣故也

洛神傳

太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憩于雙美亭
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
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
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
也邪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卽甄皇后后謝世陳

思王遇其魂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寄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卽甄后也爲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魄遇王於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命雙鬟持茵席具酒餼而至謂曠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真蓬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體物溜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

狀妾之舉止云翩若驚鴻婉若遊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人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卽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

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既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蛤雉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耳其後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爲龍化劍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恠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

馬之負重引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鑿化其疾於龍唇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復負而登天假之非龍真有疾也曠又曰龍之嗜鷺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鷺血豈能行藏益嗜者乃蛟蜃輩耳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卽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間聚積沙塵或有烏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拆生樹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

若未胚腫若未凝結如物在恍忽精奇杳冥當此之時
雖百骸五體盡可入于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所不之
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
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
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墜且當
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云恍恍忽忽其
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為上天譴謫爾神女
遂命左右傳觴叙語情况昵洽蘭艷動人若左瓊枝而
右玉樹繾綣永久感暢冥懷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

謂雙美亭也忽聞鷄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筍凝腮憶魏
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慙愁寂沙渚煙銷翠羽
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
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
艷聞天桃白喜尋芳數已遭珠璣鵲橋從此斷遙天空
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
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
詠也龍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
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澹味薄俗清襟

音女傳
養真妾當爲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
保其珠綃多遊嵩岳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
復見焉

鄭德璘傳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
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掉舟而鬻菱
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元解詰曰舟無糗
糧何以爲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每挈松醪春過江
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媿荷德璘抵江夏將返

長沙駐舟于黃鶴樓下傍有醴賈草生者乘巨舟亦抵
于湘潭其夜與隣舟告別飲酒韋生有女居于舟之柁
艣隣舟女亦來訪別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
秀才吟詩曰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
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隣舟女善筆札因觀韋
氏粧奩中有紅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亦哦吟良久
然莫曉誰人所製也及且東西而去德璘舟與韋氏舟
同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與韋生舟揖
頗以相近韋氏美而艷瓊英膩雲蓮蕊瑩波露濯薜姿

月鮮珠彩於水窓中垂釣德璘因窺見之甚悅遂以紅綃一尺上題詩曰織手垂鈎對水窓紅藻秋色艷長江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疆以紅綃惹其鈎女因收得吟翫久之然雖諷讀即不能曉其義女不工刀札又耻無所報遂以鈎絲而投夜來隣舟女所題紅綃者德璘謂女所製凝思頗悅喜暢可知然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紅綃繫臂自愛惜之明月清風葦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將暮有漁人語德璘

日向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没于洞庭矣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恹久之不能排擲將夜爲吊江姝詩二首曰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相對垂又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醉而投之精貫神祇至誠感應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弱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而韋氏亦不能曉其來由有主者搜臂見紅綃府君語韋曰德璘異口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携韋

氏送鄭生韋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覩一大池碧水汪然遂為主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牋之詩悲而益苦忽有物觸舟然舟人已寢德璘遂秉炬照之見衣服彩綉是似人物驚而拯之乃韋氏也繫臂紅綃尚在德璘喜且駭良久女蘇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韋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韋氏曰

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縣使人迎韋氏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內一老叟挽舟若不爲意韋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爲德今反生怒韋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進酒果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與舟楫似没于波然無所苦俄到往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世無異韋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

能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曰吾在此無用處可以贈爾不得久停促其相別韋氏遂哀慟別其父母叟以筆大書韋氏巾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鄭德璘書訖叟遂爲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覩德璘詳詩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鸞菱芡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于德璘內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卽韋氏所投德璘紅牋詩也德璘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於

鄂渚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視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製詩旣成諷咏良久敢以實對德璘次曰命也然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

龍女傳終

妙女傳

唐 顧非能撰

唐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縣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
三四夕汲庭中忽見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驚怖而倒
便言心痛須臾迷亂針灸莫知數日稍間而吐痢不息
及瘥不復食食輒嘔吐唯餌蜀葵花及鹽茶既而清瘦
爽徹顏色鮮華方說初昏迷之際見人引乘白霧至一
處宮殿甚嚴悉如釋門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
族言本是題頭賴吃天王小女爲泄天門間事故謫墮

人世已兩生矣。賴咤王姓，韋名寬，第大號上尊夫人。姓李，號善倫，東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稱小娘，言父與姻族同遊世間，尋索至此。前所見僧打腰上欲女吐瀉臍中穢惡俗氣，乃得昇天。天上居處華盛，各有姻戚及奴婢與人間不殊。所使奴名羣角，婢名金霄鳳，樓其前生有一子名遙，見並依然相識。昨來之日于金橋上與兒別賦詩，惟記兩句曰：手攀橋柱立，滴淚天河滿。時自吟咏，悲不自勝。如此五六日，病臥敘先世事。一日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諸大仙及僕隸等悉來參謝。卽

託靈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間，久蒙存恤，相媿無極。其家初甚驚惶，良久乃相與問答。仙者悉憑之，敘言曰：暫借小女之宅，與世人言語。其上尊語卽是丈夫聲氣，善倫阿母語卽是婦人聲。各變其語如此。或來或往日，月漸久，談諧戲謔，一如平人。每來卽香氣滿室，有時酒氣，有時蓮花香氣。後妙女本狀如故。一日妙女吟唱是時晴朗，空中忽有片雲如席，徘徊其上。俄而雲中有笙聲，聲調清鏘，舉家仰聽，感動精神。妙女呼大郎復唱，其聲轉厲。妙女謳歌，神色自若，音韻奇妙，清暢不可言。其

曲名桑柳條，又言阿母適在雲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時，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腫疾，吾代其患之。數日後，妙女果背上脇下各染一腫，並大如杯，楚痛異常。經日，其主母見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冥如卧，忽語令添香于鍾樓上，呼天仙懺念，其聲清亮，與西方相應。如此移時，醒悟，腫消，須臾平復。後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爲爾白太郎，請兵救女，卽如睡狀。須臾，卻醒言：兵已到，急令灑掃，添香淨室，遂起支分兵馬，匹配幾人于某處，檢校幾人于病人身上束縛邪一。其婢卽瘥如故。言見

兵馬形像如壁畫，神王頭上著胡帽子，悉金鈿也。其家小女子皆見，良久乃滅。大將軍姓許名光，小將曰陳萬，每呼之驅使，部位甚多，來往如風雨聲。更旬時，忽言織女欲嫁，須往看之。又睡醒而說婚嫁禮，一如人間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備紀。其家常令妙女繡，忽言今要暫去，請婢鳳樓代繡。如此竟日，便作鳳樓姿容，精神時異，繡作巧妙，疾倍常時，而不與人言語。時時俯首笑，久之言卻迴，卽復本態，無鳳樓狀也。言大郎欲與僧伽和尚來看娘子，卽掃室添香煎茶待之。須臾，遂至傳

語問訊妙女忽笑曰大郎何爲與上人相撲此時舉家俱聞牀上踏蹴聲甚厲良久乃去有時言向西方飲去迴遂吐酒竟日醉臥一夕言將娘子一魂小娘子一魂遊看去是夕娘子等並夢向一處與衆人遊樂妙女至天明便問娘子夢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餘絕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喚我歸甚悽愴言久在世間戀慕娘子不忍捨去如此數日涕泣又言不合與世人往來汝意須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辭別詞頗鄭重從此漸無言語告娘子曰某相戀不去既在人間還須飲食

但與某一紅衫子著及瀉藥如言與之遂漸飲食雖時說未來事皆無應不知其婢後復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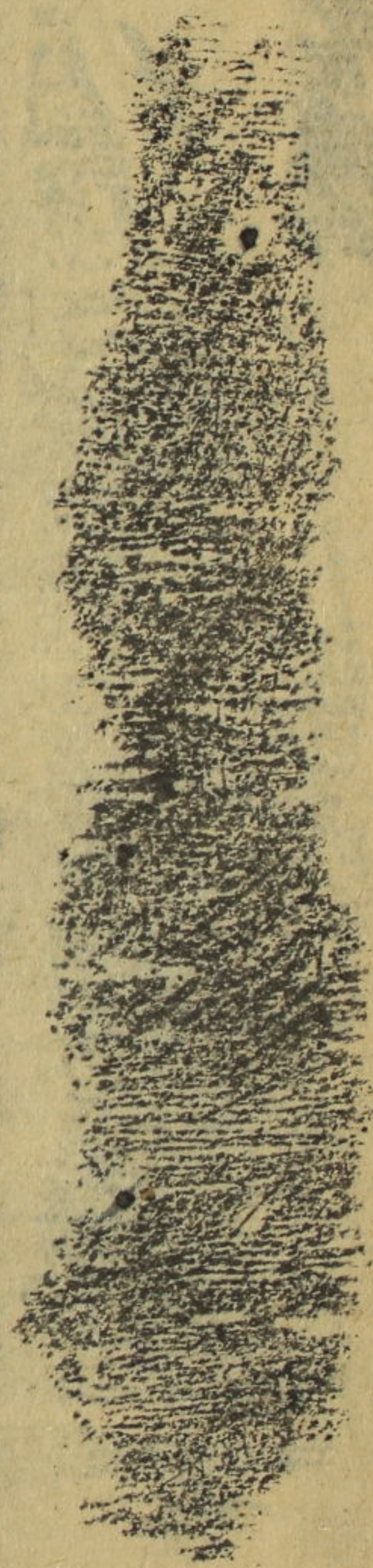
也 潘之恒曰此傳可續尋綠華梁玉清女仙中佳話

妙女傳終

妙女傳

四

五集



神女傳

太真夫人

唐 孫願輯

漢時泰山黃原平日開門忽見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繼犬隨隣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墻廻匝原隨犬入門列房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碁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值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云

此青犬所引至妙音壻也一人留一人入閣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歷爲君婦既暮引原入內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禮既畢宴寢如常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異道本非久勢至明日解佩分袂臨階涕泣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三月日可修齋戒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見空中駟車髣髴若飛

宛若

漢武帝起栢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嫁爲人妻

生一男數歲死女悼痛之歲中亦死死而有靈其姒死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爲主民人多往請福說人家小事頗有驗平原君亦事之其後子孫尊顯以爲神君力益尊貴武帝卽位太后迎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栢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數日禱神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責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欲爲淫此非神明也自絕不復往神君亦慚及去病疾篤上令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命不長吾常欲以太乙精補

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乃見斷絕今不可救也
去病竟卒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乃去東方朔取宛若
爲小妾生子三人與朔俱死

康王廟女

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性幽閑好學愛花種
樹其江南花木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翫之際
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遊花上其大如鷺一日中或三
四往復子卿訝之一夕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扇
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異之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

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
之愛故來相詣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
敘情有慙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况山月已
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惟有茅齋願
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因起
送子卿之室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並枕來夜之
歡願同今夕方曉女乃去及夕二女又至留妹同寢卿
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
妻何勞執問自此姊妹每旬更至如是數年後子卿遇

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
鄉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并壁間畫二侍者容
貌依稀有如前過疑此是之

蠶女

蠶女者當高辛帝時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其父爲
隣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絕或廢
飲食其母慰撫之因誓于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
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誓無能致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
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曰人歸自此馬嘶鳴不

肯飲齧父問其故母以誓衆生日爲之父曰誓于人而
不誓于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但厚其芻食馬不肯食
每見女出入輒怒目奮擊如是不一父怒射殺之曝其
皮于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得
皮于桑樹之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于
人間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流雲駕此馬侍
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
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于天矣無復憶念也
乃冲虛而去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所蠶

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宮觀諸處塑女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

紫姑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為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廁間或猪欄邊迎之祝曰女宵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去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即跳躑不住占眾事卜行年蠶桑好則大儂惡便仰眠

張女郎

沈警字元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咏為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邀之語曰元機在席顛倒賓客後荆楚陷沒入周為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餽祈禱警獨酌水且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岩谷雖致之非遙而薦之隨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嗚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為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

關山月還成無用明吟罷聞簾外嘆賞之聲復云閉門
 豈虛擲明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於常須與一女子
 褰簾而入拜云張女郎姊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
 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因勞動止警
 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
 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微笑大女郎謂警
 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謂小女郎云適衡山
 府君小子竝以生日同觀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曉
 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携手出門

共登一鞦韆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
 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簾幌多金縷
 翠羽間以珠璣光照滿室須臾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
 至揖警就坐又具酒餼于是大女郎彈箏篴小女郎援
 琴而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嘆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
 女郎笑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女周靈王太子神仙所製
 不可傳于人間警粗記數弄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
 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遯遙相遇兮暫為歡星漢移兮
 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

流清夜闌兮管絃道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
頭又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
山烟霧裏空看鴈足不傳書警歌曰義熙會歷許多年
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
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姨智
瓊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咏極歡而未知密
契所在大女郎顧警謂小女郎曰潤女此人可念也良
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
可使伴沈郎寢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携手入門已見小

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遊泪用見君
於舜廟讀相王碑此時想念頗切不意今宵得諧宿願
警亦備記此事執王來敘不能自已小婢麗質前致詞
曰人神路隔別促會賒况姮娥妬人不肯留照織女無
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瑣遂掩戶就寢備極歡
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異無宜卜晝大姊已
在門首警於是抱持直於膝共敘衷欵須臾大女郎即
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警又歌曰直恁行
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

來嗚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贈警金合歡結歌
曰結心纏萬縷結縷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
大女郎贈警瑤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望看明月彼
此俱照人莫令光彩滅贈答極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
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軒車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
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瑤鏡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
夜而失所在時同侶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回至廟
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敘離恨
書末有篇云飛書報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

月兩相忘從此遂絕

神女傳終

神女傳

五集

雷民傳

唐 沈既濟撰

羅州之南二百里，至雷州為海康郡，雷之南瀕大海郡，蓋因多雷而名焉。其聲恒如在簷宇上，雷之北高亦多雷，聲如在尋常之外。其事雷畏敬甚謹，每具酒餼奠焉。有以菰肉雜魚食者，霹靂輒至。南中有木名曰棹，以煮汁漬梅李，俗呼為棹汁。雜菰肉食者，霹靂亦至。犯必響，應牙門將陳義傳云：義即雷之諸孫。昔陳氏因雷雨晝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月，卵破有嬰兒出焉。自後日有

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就於兒所似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爲已子義卽卵中兒也又云嘗有雷民畜豕犬其耳十二每將獵必咎犬以耳動爲獲數未嘗五動一日諸耳畢動旣獵不復逐獸至海旁測中嗥鳴郡人視之得十二大卵以歸置於室中後忽風雨若出自室旣霽就視卵破而遺甲存焉後郡人分其卵甲歲時祀奠至今以獲得遺甲爲豪族或陰冥雲霧之夕郡人呼爲雷耕曉視野中果有墾跡有是乃爲嘉祥又時有雷火發於野中每雨霽得黑石或圓或方號雷

公墨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器雜常墨書之爲利人或疾卽掃虛室設酒食鼓吹旛蓋迎雷於數十里外卽歸屠牛彘以祭因置其門鄰里不敢輒人有誤犯者爲唐突大不敬出猪牛以謝之三日又送如初禮又云嘗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踏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父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居室頻爲天火所災雖逃去輒如故父兄遂擯出乃依山結廬以自處災復隨之因穴崖而居災方止或云其刀尚存雷民圖雷以祀者皆豕首鱗身也

章荷

吳興章荷于田中耕以飯置孤裏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荷遂以鉞之蛇走荷逐之至一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矣或言付雷公令霹靂殺須臾雷雨霹靂覆荷上荷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是無知雷公雷公若來吾當以鉞斫汝腹不口雲雨漸散轉霹靂于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李廓

唐李廓北都介休縣民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聞人扣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旛旛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即數其旛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民遂遍報隣村今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悉不之信乃自收刈至日民率親戚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雲氣如密烟須臾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

以民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覩其推案

雷公廟

雷州之西雷公廟百姓每歲配連鼓雷車具酒穀奠焉有以魚彘肉同食者立爲靈震皆敬而憚之每大雷雨後多于野中得鑿石謂之雷公墨叩之鎗然光瑩如漆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爲利又如霹靂處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小兒佩帶皆辟驚邪孕婦磨服爲催生藥必驗

雷丹

吳智甫知撫州崇仁縣當七月下旬晚坐廳治事風雨忽作雷電總至霹靂相繼數十聲庭中火塊迸走有飛火大如燕自勅書樓過西南須臾稍息外報村中民饒相家貯米倉遭焚倉在田間故寺基上火至此而燃月餘方止倉及穀皆燒燬如蕘狀復數日有商客數道人過其處以石擊所傷倉敗穀堅如石成五色或如蜂蝶蚓蠃龜魚蠶蛾之類或有似穀穗客取數石藏去焚香拜于前及取碎米于盆內研細酌以水調服之人問其故曰雷丹也凡有禍病者悉治遂去邑人聞之持以療

崇病輒愈

雷斧

黃宋永滾莆田人師憲然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廳正
晝雲雨晦冥雷震轟轟繞柱穿壁而過家人意其驚怖
爭出尋之原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三寸非
鐵非石鑿小孔而無柄蓋雷神所執而誤墮者諸人傳
翫未已黃持入藏之雷復至已而其物不可取俄頃開
霽

雷民傳終

會真記

唐 元稹撰

鶯鶯傳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
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
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
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待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
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
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亡幾何張

會真記

五集

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

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年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鶯鶯出拜，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違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体，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

生私爲之禮者，教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臆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在合，或時統綺閣，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

屬對，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板援可踰，旣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箋召我也。爾爲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

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敷張曰兄之恩活
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
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
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
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
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
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
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
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歎而

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
置枕設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
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
運支牀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
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
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
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
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
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

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畧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

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言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焚貌始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擇，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

會真記
五集
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
明旦而張行明年交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
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
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
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
耳伏承示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
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
忽如有所失於誼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自處無不
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繚繞

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
遙一昨拜辭修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
不忘幽微眷念亡教鄙薄之志無以奉酌至於終始之
盟則固不忒憶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
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按琴之挑鄙人無投
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
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
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畧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

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

屬詞，因爲賦崔嬈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草。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賜與蕭嬈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露，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籠。瑤釵行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里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廻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

翠合歡籠着黛羞偏聚唇朱暖與融氣清蘭蕊馥膚潤
玉肌豐無力慵移履多嬌愛飲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
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續綰意難
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
啼粉流清鏡殘燈透閣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瞳瞳
鴛鴦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尙殘紅鬢
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葉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
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
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積特與張厚因微

其詞張曰夫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
庚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
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
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
慘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
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後乃因其夫
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
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別後減容光
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

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置
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
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予嘗於朋會之中
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
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
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李紳相公鶯鶯本傳歌附

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綠窻嬌女字鶯
鶯金雀姬鬢年十七黃始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

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會出

元微之古艷詩詞

春詞二首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
語惟有牆花滿樹紅

其二

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閑弄水浮花
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鶯鶯詩一首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雅淡妝。夜合帶烟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頻動橫波嬌喚，一作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

離思五首

白髮殘妝曉鏡中，銀釵漫篸綠絲絛。須臾日射胭脂頰，一朶紅酥旋欲融。一作一

其二

山泉散漫繞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閒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

其三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麤塵。第一莫嫌才地薄，些些紕繆最宜人。

其四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嬾迴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其五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桃。今日江頭兩三樹，可憐枝葉度殘春。

春曉詞一首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
娃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

古决絕詞三首

乍可為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為庭前紅羅枝。
七月七日一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朝莫莫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
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何如。
春風撩亂伯勞語，此時拋去時握手。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决絕，妾意亦参差。
借如死生

别安得長苦悲

其二

噫春冰之將泮，何余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况三年之曠，永别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箭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扳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皓皓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嫁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

其三

夜夜相抱眠幽懷尙沈結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
 但感久相思何暇整相悅虹橋流薄恨天鷄識時節
 曙色漸瞳矓華星次明滅一去又一年一作年何
一作年何時一作徹有此迢遞期不如死生別天公隔一作是
 妬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

雜憶五首

今年寒食無月光夜色總傷已上床憶得雙文通內
 裏玉龍深處暗聞香聞當
作焚

其二

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入靜
 後潛教桃葉送秋于

其三

寒輕夜淺遶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
 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其四

山榴似火葉相兼亞地低牆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
 掩滿頭花草倚新簾

其五

春水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薄，鈿頭雲映褪紅酥。

贈雙文一首

艷粧翻合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自笑，閑坐更無聊。曉日行看墮，春酥旋欲消。何因肯垂手，一作不敢望回腰。

王性之辨證

嘗讀蘇內翰贈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

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商邱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為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為僕言，友人楊阜公嘗讀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為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盡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避就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

鄭氏誌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然細味
微之所敘及考於他書則與季裕之所說皆合蓋
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托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
人或云見別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
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敘事安能委
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和五年薨
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歷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
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未知女色又韓退之
作微之妻韋叢誌文作婿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為

校書郎正傳奇所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貞元

十八年微之始中書判拔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

萃授校書郎年二十四子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

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一作尉鵬

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為中

表正傳奇所謂鄭氏為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

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艷詩百餘篇中有春

詞二首其間皆隱鶯字傳奇言生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不書諱字者即此

意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

一家說也又有古决絕詞夢游春詞前敘所遇後
 言捨之以義及敘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夢
 春詞云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韋門正其詩多
 全盛出入多歡裕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也其詩多
 言雙文意謂二鶯字為雙文也并書於後使覽者
 可考焉又意古艷詩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
 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當階翠牆花拂面
 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翫逶迤注昔于賦詩云為見
 牆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
 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詩傳奇云生發其書於所
 知子亦聞其說生所善

楊巨源為賦
 崔娘一絕

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决為微之
 無疑况於如是之眾邪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與
 張受姓命氏本同所自出邪張姓出元氏之後元
 魏有國改姓元氏僕喜討論考合同與每聞一事隱而未
 見及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
 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探千載之迹必須
 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
 乃可以置議論若各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
 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

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
 放不中禮義然名重流風流風一作風流餘韻照映後世
 亦人間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矣雖巧為遷
 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
 此故反復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
 姨母鄭氏誌文當詳載於後云

會真記終

